

鲁迅文集

导读本

〔序跋文选〕



鲁迅文集

第②②卷

序跋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序跋文选

古籍序跋	(3)
《古小说钩沉》序	(3)
谢承《后汉书》序	(5)
谢沈《后汉书》序	(7)
《会稽郡故书襍集》序	(9)
《嵇康集》序	(11)
《侯堂专文杂集》题记	(14)
《痴华鬘》题记	(16)
《何典》题记	(18)
《小说旧闻钞》序言	(20)
《游仙窟》序言	(22)
《唐宋传奇集》序例	(24)
译文序跋	(28)
《哀尘》译者附记	(28)
《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译者附记	(30)
《月界旅行》辨言	(33)

《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	(36)
《域外小说集》序·····	(39)
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	(43)
《一个青年的梦》后记·····	(49)
《爱罗先珂童话集》序·····	(51)
《桃色的云》序·····	(53)
《苦闷的象征》引言·····	(55)
《苏俄的文艺论战》前记·····	(58)
《出了象牙之塔》后记·····	(61)
《穷人》小引·····	(68)
《十二个》后记·····	(73)
《争自由的波浪》小引·····	(78)
《小约翰》引言·····	(81)
《思想·山水·人物》题记·····	(89)
《壁下译丛》小引·····	(92)
《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小引·····	(95)
《艺术论》(卢氏)小序·····	(97)
《艺术论》(蒲氏)·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 序》译者附记·····	(100)
《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	(102)
《文艺政策》后记·····	(108)
《浮士德与城》后记·····	(113)
《十月》后记·····	(120)
《静静的顿河》后记·····	(127)
《毁灭》后记·····	(130)
《勇敢的约翰》校后记·····	(139)

《铁流》编校后记	(142)
《竖琴》后记	(153)
《一天的工作》前记	(164)
《不走正路的安得伦》小引	(168)
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	(172)
《解放了的堂·吉珂德》后记	(174)
《表》译者的话	(182)
《俄罗斯的童话》小引	(186)
《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前记	(189)
《死魂灵》第二部第一章译者附记	(192)
《死魂灵》第二部第二章译者附记	(194)

美术序跋

《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序	(196)
《近代木刻选集》(1) 小引	(198)
《近代木刻选集》(1) 附记	(201)
《落谷虹儿画选》小引	(204)
《近代木刻选集》(2) 小引	(207)
《近代木刻选集》(2) 附记	(210)
《比亚兹莱画选》小引	(213)
《新俄画选》小引	(216)
《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序言	(220)
《北平笺谱》序	(223)
《引玉集》后记	(226)
《无名木刻集》序	(233)
《城与年》插图本小引	(235)

序跋文选

古籍序跋

《古小说钩沉》序

本文最初发表在 1912 年 2 月《越社丛刊》第一集，署名“周作人”。《古小说钩沉》是鲁迅辑录校订的古小说佚文集，于 1911 年底完成。共收周《青史子》至隋侯白《旌异记》等三十六种。本书辑校完后，本拟署“周作人”名刊行，但因当时没有经费而搁置。直至鲁迅逝世后，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初步整理出版，收入 1938 年版《鲁迅全集》第八卷。

3

* * *

小说者，班固以为“出于稗官”，“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尧狂夫之议”。是则稗官职志，将同古“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

失”矣。顾其条最诸子，判列十家，复以为“可观者九”，而小说不与；所录十五家，今又散失。惟《大戴礼》引有青史氏之记，《庄子》举宋钘之言，孤文断句，更不能推见其旨。去古既远，流裔弥繁，然论者尚墨守故言，此其持萌芽以度柯叶乎！余少喜披览古说，或见讹舛，则取证类书，偶会逸文，辄亦写出。虽丛残多失次第，而涯略故在。大共贵语支言，史官未学，神鬼精物，数术披流；真人福地，神仙之中驷，幽验冥征，释氏之下乘。人间小书，致远恐泥，而洪笔晚起，此其权舆。况乃录自里巷，为国人所白心；出于造作，则思土之结想。心行曼衍，自生此品，其在文林，有如舜华，足以丽尔文明，点缀幽独，盖不第为广视听之具而止。然论者尚黑守故言。惜此旧籍，弥益零落，又虑后此闲暇者眇，爰更比辑，并校定昔人集本，合得如干种，名曰《古小说钩沉》。归魂故书，即以自求说释，而为谈大道者言，乃曰：“稗官职志，将同古“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矣。

谢承《后汉书》序

本文作于1913年3月，初载1950年11月《大众文艺》。魏晋之际，以传记体编写后汉历史的有八家，而以谢承所著《后汉书》为最早，至宋代，谢书130卷已佚。鲁迅对本书做了大量纂辑校勘工作。1913年3月鲁迅第三次校勘《谢承〈后汉书〉》成六卷，并作序。在序文中鲁迅肯定了谢承的“草创之功”，介绍了他的生平及《后汉书》的散逸和辑校经过。

5

* * *

《隋书》《经籍志》：《后汉书》一百三十卷，无帝纪，吴武陵太守谢承撰；《唐书》《艺文志》同，又录一卷，《旧唐志》三十卷。承字伟平，山阴人，博学洽闻，尝所知见，终身不忘；拜五官郎中，稍迁长沙东部都尉，武陵

太守，见《吴志》《妃嫔传》并注。《后汉书》宋时已不传，故王应麟《困学纪闻》自《文选》注转引之；吴淑进注《事类赋》在淳化时，亦言谢书遗逸。清初阳曲傅山乃云其家旧藏明刻本，以校《曹全碑》，无不合，然他人无得见者；惟钱塘姚之骅辑本四卷，在《后汉书补逸》中，虽不著出外，难称审密，而确为谢书。其后仁和孙志祖，黟汪文台又各有订补本，遗文稍备，顾颇杂入范晔书，不复分别。今一一校正，厘为六卷，先四卷略依范书记传次第，后二卷则凡名氏偶见范书或所不载者，并写入之。案《隋志》录《后汉书》八家，谢书最先，草创之功，足以称纪；而今日逸文乃仅藉范晔书，《三国志》注及唐宋类书以存。注家务取不同之说，以备异闻，而类书所引，又多损益字句，或转写讹异，至不可通，故后贤病其荒率，时有驳难；亦就闻见所及，最其要约，次之本文以后，以便省览云。

谢沈《后汉书》序

本文作于1913年3月，初载1978年11月《人民日报》《战地增刊》第2号。鲁迅辑录谢沈（292—344）《后汉书》共两次，第一次是在1912年8月，第二次是在1913年3月，并写此序文。序文中鲁迅介绍了谢沈的生平以及对他一生著述考证的情况。

*

*

*

《隋志》：《后汉书》八十五卷，本一百二十二卷，晋祠部郎谢沈撰。《唐志》：一百二卷，又《汉书外传》十卷。《晋书》《谢沈传》：沈字行思，会稽山阴人。郡命为主簿，功曹，察孝廉，太尉郗鉴辟，并不就。会稽内史何充引为参军，以母老去职。平西将军庾亮命为功曹，征北将军蔡谟牒为参军，皆不就。康帝即位，以太学博士征，以母忧去职。服阕，除尚书度支郎。何充庾冰并称沈有史

才，迁著作郎，撰《晋书》三十余卷。会卒，年五十二。沈先著《后汉书》百卷及《毛诗》《汉书外传》，所著述及诗赋文论皆行于世，其才学在虞预之右。案《隋志》无《外传》者，或疑本在《后汉书》百二十二卷中，《唐志》乃复析出之，然据本传当为别书，今无遗文，不复可考；惟《后汉书》尚存十余条，辄缀辑为一卷。

《会稽郡故书襍集》序

本文最初发表于1914年12月《绍兴教育杂志》第二期，署“周作人”名。后收入1915年绍兴木刻社刊行的《会稽郡故书杂志》，仍借署周作人名。此书后编入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第八卷，《会稽郡故书杂志》是鲁迅辑录的古代逸书集，收会稽先贤的著作逸文共八种，前四种为记载人物事迹，后四种记载山川地理和名胜传说。

9

*

*

*

《会稽郡故书襍集》者，撮史传地记之逸文，编而成集，以存旧书大略也。会稽古称沃衍，珍宝所聚，海岳精液，善生俊异，而远于京夏，厥美弗彰。吴谢承始传先贤，朱育又作《土地记》。载笔之士，相继有述。于是人物山川，咸有记录。其见于《隋书》《经籍志》者，杂传

篇有四部三十八卷，地理篇二部二卷。五代云扰，典籍湮灭。旧闻故事，殆黜予遗。后之作者，遂不能更理其绪。□□幼时，尝见武威张澍所辑书，于凉土文献，撰集甚众。笃恭乡里，尚此之谓。而会稽故籍，零落至今，未闻后贤为之纲纪。乃矧就所见书传，刺取遗篇，彙为一裘。中经游涉，又闻明哲之论，以为夸饰乡土，非大雅所尚。谢承虞预且以是为讥于世。俯仰之间，遂辍其业。十年已后，归于会稽。禹勾践之遗迹故在。士女敖嬉，瞬睨而过，殆将无所眷念，曾何夸饰之云，而土风不加美。是故叙述名德，著其贤能，记注陵泉，传其典实，使后人穆然有思古之情，古作者之用心至矣！其所造述虽多散亡，而逸文尚可考见一二。存而录之，或差胜于泯绝云尔。因复撰次写定，计有八种。诸书众说，时足参证本文，亦各最录，以资省览。书中贤俊之名，言行之迹，风土之美，多有方志所遗，舍此更不可见。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第以寡闻，不能博引，如有未备，览者详焉。太岁在阙逢摄提格九月既望，会稽□□□记。

《嵇康集》序

本篇作于1924年6月11日，最初收入于1938年版《鲁迅全集》第九卷。序言说明历代《嵇康集》流传的情况，以及校正《嵇康集》所依据的版本，校勘的经过，显示了鲁迅广博深邃的知识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在鲁迅整理的众多古籍中，《嵇康集》可算是校勘时间最长、次数最多，花费时间最大的一种。历时二十三载，校勘十余次。《嵇康集》收入1938年版《鲁迅全集》第九卷。

11

*

*

*

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在梁有十五卷，《录》一卷。至随佚二卷。唐世复出，而失其《录》。宋以来，乃仅存十卷。郑樵《通志》所载卷数，与唐不异者，盖转录旧记，非由目见。王楙已尝辩之矣。至于槧刻，宋元者未尝

闻，明则有嘉靖乙酉黄省曾本，汪士贤《二十一名家集》本，皆十卷。在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者，合为一卷，张燮所刻者又改为六卷，盖皆从黄本出，而略正其误，并增逸文。张燮本更变乱次第，弥失其旧。惟程荣刻十卷本，较多异文，所据似别一本，然大略仍与他本不甚远。清诸家藏书簿所记，又有明吴宽丛书堂钞本，谓源出宋槧，又经鲍庵手校，故虽迻录，校文者亦为珍秘。予幸其书今在京师图书馆，乃亟写得之，更取黄本雠对，知二本根源实同，而互有讹夺。惟此所阙失，得由彼书补正，兼具二长，乃成较胜。旧校亦不知是否真出鲍庵手？要之盖不止一人。先为墨校，增删最多，且常灭尽原文，至不可辨；所据又仅刻本，并取彼之讹夺，以改旧钞。后又有朱校二次，亦据刻本，凡先所幸免之字，辄复涂改，使悉从同。盖经朱墨三校，而旧钞之长，且泯绝矣。今此校定，则排摭旧校，力存原文。原为浓墨所灭，不得已而从改本者，则曰：字从旧校，以著可疑。义得两通，而旧校辄改从刻本者，则曰：各本作某，以存其异。既以黄省曾，汪士贤，程荣，张溥，张燮五家刻本比勘讫，复取《三国志》注，《晋书》，《世说新语》注，《野客丛书》，胡克家翻宋尤袤本《文选》李善注，乃所著《考异》，宋本《文选》六臣注，相传唐钞《文选集注》残本，《乐府诗集》，《古诗纪》，及陈禹谟刻本《北堂书钞》，胡纘宗本《艺文类聚》，锡山安国刻本《初学记》，鲍崇城刻本《太平御览》等所引，著其同异。姚莹所编《乾坤正气集》中，亦有中散文九卷，无所正定，亦不复道。而严可均《全三国文》，孙星衍《续古文苑》所收，则间有勘正之